憺園文集

憺園文集卷第十二

奏

賜覽

御製文集奏

臣至愚極陋加以衰鈍學殖荒落於古人文章之奧不能少窺萬一頃蒙

皇上發出御製文集四十卷俾臣竟觀臣齋心伏讀又反覆潛玩至於數過仰見

皇上聖學淵深睿謨炳煥超越古今非從來詔令詞章所能比擬其間諭告之文溫厚懇惻肫然二

典三謨矣記序論說之文根極理要粹然六經四
子矣箴銘贊頌之文古奥嚴肅又儼然商湯周武
盤杅几杖之銘矣至於片言隻字精晰幾微曲中
情事無不可為千秋之金鏡而詩賦歌辭諸體具
備無不各臻其妙雖專家不能企及虞歌薰風而
後不多見也嘗考歷代帝王間有著作垂之後世
然㜈歌詠者或未工論說講政治者或未邃義理
求如
皇上之天縱聖能體用兼該質文並茂槩乎未見
蓋由

皇上具生知之質而加以緝熙體廣運之神而濬
之嚴翼自臨御以來孜孜圖治惟恐一物不得其
所尊
天法
祖孝養
兩宮蠲租賜復慎刑簡獄興利恤災隆儒衛道凡
有關於治原邦本者不厭再四圖惟求其允當而
又獎廉懲墨崇儉戒奢興起人文勸勵風俗由是
以至和之氣發爲元音如源泉萬斛隨地成瀾日
月光華映雲作彩臣伏讀之餘驩抃踴躍自慶不

世之遭逢獲覩鴻章於冊府霑洽
天恩矢報無地惟有益勵愚忱少自策勵仰報涓
埃而已臣謹奏
賜覽
皇太子書法奏
臣等伏承
皇上以
皇太子歷年親寫所讀書本及臨摹楷法共大小
八篋有竒示閣臣與詹事府臣同閱者臣等瞻仰
敬觀不勝欣慶竊嘗博考史冊自古帝王懋建承

華未嘗不重念國本設官講讀要皆率循故事等
爲具文我
皇上聖學淵深超出夐古自立元良親行訓廸六
齡至今寒暑昕夕未曾間輟誦讀經書盈箱累帙
固由
皇太子岐嶷性成惟我
皇上以身率教勤加程課以至造詣如此自漢唐
以來豫教萬弗能逮茲者恭捧縹緗琳瑯滿幅臣
等再三展覽滿字自六歲起至十歲漢字十歲起
至今年　睿齡十三歲閏四月二十三日出閣以

前卷册積累巳等身歲月日時加進無巳字字端莊筆筆精楷自兹以外深宫視膳之暇帳殿從幸之時翰墨之美又不知凡幾仰見皇上合天之行健自强不息於二帝三王大經大法身體力行以建皇極即以翼元子故凡學問啓牖皆純而不雜勤而有常即此書體之精亦關正心之學我皇上天章宸翰爛若星雲囊括衆家超軼前代今皇太子書法益加精進雖本英姿之特茂亦徵養正之漸深從此日新又新陶淑於 宫庭之善誘

加以　出閣方始誦讀益勤馴造高明淵粹
至聖眞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凡屬臣子
感歎贊頌莫可形容惟有舞蹈踊躍而已謹奏
史記應選禮書樂書奏
本月十九日奉
上諭史記禮書樂書律書及管仲晏子列傳可入
選否爾等斟酌之欽此仰見
皇上聖學淵浩精心討論臣等不勝欣戴不勝欽
服竊惟史記禮書諸篇臣等向因史記音義疑爲
褚少孫所補是以未曾采取今遵　旨細閱弘深

奧衍實屬至文始覺前者之闕遺篇中多用荀卿

禮論兵論及小戴禮樂記文謹照宋儒眞德秀選

例特爲删節録入正集至管仲晏嬰各有子書其

事實比傳較詳當於外集别録臣等學識淺陋去

取不能悉當即已經進呈者尚擬增損一二篇深

恐疎誤挂漏辜負

聖主驅策至意伏懇

皇上頻加指示俾臣等知所適從得効尺寸謹奏

表

進呈

御選古文淵鑒表

管理修書總裁事務原任刑部尚書今給假回籍臣徐乾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運啓文明式煥圖書之色道隆述作載垂琁球之華維論著實繁於衆流而折衷悉由乎　睿斷固足經緯天地協和邦家輝映山川光華日月者也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粤稽書契之興肇自鴻濛之始羲文頡迹乃見權輿夏誥殷盤遂多制作紛綸六藝實爲載道之書流衍百家彌廣立言之旨指歸既別體製斯殊托始周秦之時以及元明之代累

朝所積四庫稱多秘府所藏千秋特盛然而中區純駮辨介毫芒酌水別其澠淄聞音察乎宮角要無乖於義理庶各暢其條流歎夫蘭陵首編離騷遺議逮至華林繼輯買璞蒙譏辭句亦有純疵風氣不無升降若乃陶鈞萬彙開造化之洪鑪翦裁羣言提文章之玉尺自非經

聖神之閎覽何由成簡策之偉觀伏遇

皇帝陛下堯文炳煥禹律鏗鍧披緑帙之高詞萬籤並録援紫臺之秘典乙夜忘疲允矣敷藏之性成共仰聰明之天縱珠毫乍染同九經之不刊瑤

札旋題傳百世以爲寶固已昭回雲漢輝麗星辰
上耀三霄下飾庶物以故家知墳索被榮光之煒
煌戸習猗那沐慶雲之葩郁乃猶于萬幾暇晷
覃思藝文百氏遺編咸歸品藻務嚴決擇用法來
兹盡收蘭臺石室之藏兼採蠹簡竹書之記掎摭
得失勾校錙銖手自丹黃親加甲乙金壺霏潤縈
煙霧以裁縑瑶管春容繞龍鸞而拂素盡刪瑕纇
悉採菁英體或剏於員方義同歸于典則網羅大
備可廢九流七略之篇囊括無遺允爲册府詞林
之秘復命臣等補加箋註再行校讎正故牘之乖

訛先求依據增遺文之脫漏必務該詳然後各冠
御評　賜名淵鑑譬涵衆川之廣若照庶品之形
懸日月以爲昭樹津梁而永濟微言共揭奧旨常
新臣學殖庸虛性識椎魯鈎沈決滯慚經學之空
疎起例發凡愧史才之融貫篇題東壁叨沐　恩
榮筆札西清親承商搉伏蒙
詔旨敢不竭其編摩仰稟　高深得稍窺夫條彙
排理旣䇶次第進　呈伏願瑞應疇圖祥開象緯
風馳化偃八方叅稽古之榮日鏡天臨九服享同
文之治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校過
御選古文淵鑒正集八十卷別集二十六卷外集
八卷隨表上進以　聞
恭進
大清會典表
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經綸懋
建八方開大治之風謨烈爲昭萬世垂不刊之典
維　神聖之規模悉備斯臣民之法守聿新彪炳
前休燡煌來範粵自

太祖高皇帝開乾闢坤首定大業
太宗文皇帝立綱陳紀嗣建鴻圖
世祖章皇帝混合車書順九垓而同軌整齊品式
釐百度以惟貞潤色奠太平之基文經武緯黼黻
際休隆之會禮備樂明迨夫因革損益之宜一切
制度云爲之迹擬虞廷之亮采布在九官若周禮
之分曹詳於六職允矣有倫而有脊粲然是訓而
是行但法久則弊生科條期於畫一或時移則俗
易規制適於變通是惟酌古以宜今庶幾遠遵而
近守垂諸簡策播在章程當文明極盛之時正制

作開先之日殷循湯典寶弘璧於琅函夏纘禹功
奉和鈞於王府斲方員者仰規矩視曲直者資準
繩國是攸關朝章斯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得一凝圖登三建緒調元丹扆備至德
於先天後天敷政瑶階勤萬幾於一日二日量衡
律度考五服而攸同食貨賓師稽八政而咸敘
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極建而庶民從顧以道一
風同上本
列朝之積累自此披圖訪典下貽奕禩之儀刑
特敕纂修用開館局編年繫事既本立而末該起

例發凡亦部分而門別至於析異從同精莫分乎
銖黍去非即是辨或介於毫釐每仰稟於　睿裁
輒受成於　宸斷躬逢堯舜知二典之非空言親
見羲軒有三墳以明大道載經歲月始竣編摩允
爲　盛世之全書用裕後昆之令軌臣等學無根
柢才愧庸虛歷覽大史之遺文詎識　中朝之故
事懷鉛握槧分昭回雲漢之光質義摛詞仰藻麗
龍鸞之采謹完卷帙莫贊　高深伏願益懋升猷
弘開泰運世繇瓚曆監成憲以無愆代啟寶符學
古訓而有獲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以所修會典若干卷隨表上
進以　聞
恭進鑑古輯覽表
臣等先奉
上諭古昔聖賢忠臣孝子義士大儒隱逸凡經史
所紀載卓然有關於世運者詳察里居名字謚號
官爵及所著作篹成一書歷代姦邪亦附於後以
備稽考又奉
旨賜名鑑古輯覽今已成書伏以鑒百代之人材

仰承　聖斷羅千秋之簡籍俯竭愚衷淹歷歲時
麤完篇帙庶勤夙夜未答　恩私切惟堯舜之治
先務知人詩書所傳厥惟述古蓋觀人所由立政
而考古於以知今周禮太平之書設官分職之是
謹春秋天子之事善善惡惡之惟嚴歷觀傳記之
文具載賢姦之迹博綜軼事散作羣言至如瑰瑋
俊傑之儔檮杌窮奇之伍方策所載臧否易明若
傳聞之異辭或是非之失實苟非旁搜遠引曷以
顯微闡幽討論惟艱研極匪易況夫辭嚴義括儼
然信史之褒譏類引區分迴作羣倫之法戒必折

東於至當乃垂訓于方來臣等才質凡庸見聞卑
瑣略知章句謬預編摹學不足以貫穿典墳識不
足以鑒衡人物徒幸遭逢之盛得參論次之榮非
歐陽之唐書屢改官而始就豈溫公之通鑑常攜
局以自隨實資　睿慮之裁成竊附儒林之編録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宵旰思治寤寐求賢每尚論夫古人寧
借材於異代不輕天下之士適隆　聖作之功東
壁西清自衍圖文之奧深宮燕寢高披策府之藏
謂古今治忽之機關貞邪消長之故　宸衷獨見

欲昭示於臣民　手敕親裁更丁寧於綸綍遐稽往牒稍輯成書已事爲師儼芳規之未遠以人作鑑幸炯戒之尚存荷天地之崇深寧論裨補瞻海山之廣大莫效涓埃臣等無任戰慄屏營之至謹奉全書一百卷恭進伏候　聖睿施行

憺園文集卷第十二

憺園文集卷第十三

議上

擬

大行太皇太后謚議

臣等聞慶都鍾瑞實啓帝圖太任流徽肇基王化

當開國承家之日宣壼教於六宮歷神孫聖子之

期式母儀於三世尊養既隆於長信哀榮聿備乎

顯揚歷覽前聞宜崇嘉號伏惟

大行太皇太后德隆厚載慶集長祥瑶筐踰沙麓

之徵石紐邁塗山之烈是以

上天錫命作配
太宗文皇帝櫛風沐雨以來瓊琚雍肅繞電流虹
而後瓜瓞頻緜誕育
世祖章皇帝鼎命凝承版章式廓珠囊手握寶符
爰溯昭靈璇室躬趨淑訓時傳太穆萬國介堯門
之祉九重承舜幄之懽迨我
皇上沖齡踐阼聖德登閎念
祖宗付託之至隆賴　宮庭啓佑之彌篤重門必
勤夫寢膳三朝不間夫晨昏茝殿椒塗色養殆將
三紀鸞觴鶴算徽音咸曰萬年當

慈體之違和識
天顔之有頩六祈遍走五藥親嘗陳祝冊而籲天
執書長慟循步櫩而席地解帶無時及乎
靈爽上升
懿嶶莫挽水漿勿御於尚食哽欷時感夫羣工銜
恤靡窮至哀不節伏念
大行太皇太后疾在彌留口傳遺誥慮
皇躬之毀瘠垂末命之勤劬慈孝相成古今莫逮
龍鄉輟曉天低婺宿之芒蜃衛戒塗地閟寒泉之
湅黛金縢之闕誌將形管其何稽臣等竝沐坤儀

咸蒙地載周雅思齊之什願附斯文漢臣上誄之辭竊同其義博徵曩典參合輿情宜天錫之曰云云

皇太子出閣典禮議

皇太子出閣當御文華殿及釋奠孔聖先師上命稽前代故事以奏臣謹考明英宗實錄天順二年正月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東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三月乙巳禮部進東宮講學儀注擇四

月初八日巳時是日早禮部鴻臚寺執事官於文華後殿行四拜禮畢鴻臚請太子升文華殿執事官導引至殿升座三師三少并宮僚以次序於丹陛上行四拜禮畢各官以次退出内侍官導太子至後殿升座設書案進講四月乙丑皇太子初講學於文華殿是後每日讀書習字常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上退朝必御文華殿閲奏牘故避居此云 臣謹案文華殿即古所謂便殿乃天子經筵講學及與大臣燕閒議政之所明自建兩都此殿即與奉天嘉靖後改皇極今曰太和華蓋嘉靖後改中極今曰中和謹身嘉靖後改建極

今曰保和三殿並建其後東宮出閣讀書或居文華殿或居文華殿東廂初無定處大約天子勤政時居文華殿議事則太子避處東廊而太子初出閣則竟於正殿受朝後殿講書實錄可考者大略如此世宗實錄嘉靖九年十二月丁丑始祀先聖先師及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於文華殿東室東室初有釋象上以不經撤去之乃祀先聖先師伏羲等九龕南向周孔二龕東西向是日上自爲祭文行奉安神位禮幷令輔臣張璁等及講官徐瓚等入拜上御殿西室宣璁等諭曰朕奉

先聖先師神位於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爲進脩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師啓祐於冥冥之中然啓沃交脩之力實望於卿等卿等罔朕棄䆮對曰皇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敢不敬承下風各賜茶叩頭而退隨以祭品頒賜諸臣 臣謹案嘉靖時先聖先師奉安文華殿東室自是正殿之東室當時只用釋菜禮也又嘉靖二十八年三月禮部奏故事皇太子朝賀設座文華殿中今易用黃瓦則東宮受賀之位似應避尊上曰東宮受賀位當設文華門之左南向然今侍衛未備已之 臣謹案文

華殿嘉靖十五年改易黃瓦則前此不用黃瓦何
以爲天子臨御之所甚不可曉又穆宗朝神宗爲
太子受賀禮臣援故事以請命設文華殿東廊西
向神宗朝東宮未立先出講學命設座文華殿左
室累朝各有不同其黼座所在儲君禮當避尊此
不可易者也臣以爲
皇上經筵聽講御文華殿東宮禮宜避尊但東
廂及文華門之左尚屬未愜應於後殿受朝講書
似爲妥便本朝既爲先聖先師特搆傳心殿設
宰牲所較前代實爲崇重

皇上春秋舉行經筵例遣閣臣致祭今
皇太子出閣應親行釋奠仿歷來幸學典禮舉行
講書儀注並參酌前朝事宜請　旨裁定可也臣
愚陋寡聞昧死謹議

皇太子視學議

古者釋奠有六凡釋奠則天子必視學始立學釋
奠一也四時釋奠五也師還釋奠於學六也記曰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其行事必以幣
凡釋奠者必有合有國故則否此始立學而釋奠
也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

之又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周禮大胥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此四時釋奠也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於京太室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此師還而釋奠也三代之時王子皆親自入學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又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故漢臣賈誼

亦曰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
孝也此三代太子入學之大略也東漢永平中元
間帝數親幸太學行養老禮而太子視學無文可
檢唐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先聖先
師皇太子初獻國子祭酒亞獻攝司業終獻開元
禮皇帝皇太子視學前一日所司灑埽學堂內外
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大
次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
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
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

子座於御座東南西向北上設文官三品以上座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向北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於東階南西面執經於西階南東面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開元禮載皇太子釋奠儀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守宫設文武侍臣次各於便次之後文左武

右又載皇子束脩儀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荅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聞之先儒云古者天子視學爲養老也雖東漢猶然自漢以來養老之禮寖廢而人主之幸學或以講經或以釋奠蓋自爲一事矣皇太子視學之文見於經史略可考者謹條次之如右臣愚以爲三代皇太子入學親師之禮此太古久遠不可行於今者也開

元皇子束脩儀雖近古然今日宮詹諸臣輔導皆有專責束脩之儀亦不必行於今者也惟開元禮所載皇帝皇太子視學釋奠之儀於今爲近誠考舊禮而折衷之裁酌損益成一代之隆儀舉累朝之曠典則於

皇太子養正諭教之功未必無裨補萬一矣謹議

本朝七廟配位議

竊聞古先哲王制禮作樂惟天祖有同尊之義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上帝之外不敢輕言配也孝經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從其最重者言之

也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即思文之詩奏於冬至者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我將之詩奏於季秋者是或云祖配郊所以尊之考配明堂所以親之皆主祀天而言也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以配上帝大報本也三代而上言配位者曰天曰上帝而已矣後代祭地自漢平帝始用呂太后配光武改以薄太后後魏道武以神元后至隋始用太祖武元皇帝配唐高祖以景皇帝配太宗以高祖配宋以太祖配宋初以四祖迭配非並配也明初以仁祖至嘉靖九年以太祖配

是配地以祖之制俱行於隋唐以後而配位止於一祖凡隋唐以後皆然我朝孝享隆備崇事列祖並配北郊又奉啓運天柱隆業昌瑞七廟之陵山從祀一壇之上誠曠古未行之巨典也但考之古制證之聖經惟以配天爲莫大之禮其他皆後代所舉行我皇上稽古定制每事必以帝王爲法其前此已行之禮宜因宜革定能斷自睿衷裁之大義非小臣所敢擅參末議者也至若明堂之祭惟周行之

後代皆不得其制古人有云郊事天廟事祖而明堂非郊非廟合帝與親而共事之案順治十七年世祖章皇帝舉合祀禮於　大享殿最得其義謹采古今前後之說仰塵
聖覽伏祈俯賜　鑒裁曷勝悚惕屏營之至

用古錢議

康熙廿五年福建督撫題請飭行錢政以所轄州縣多用古錢應否禁遏或聽從民便户部議一槩古錢悉行銷毀違者以悖旨論
上疑之以問内閣諸臣　臣乾學以爲自古皆古今

錢相兼行使以從民便若設厲禁恐滋煩擾因略
考前代已行之事進呈 御覽惟
皇上裁擇臣案梁書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
錢宋書明帝泰始二年斷新錢專用古錢魏書孝
明帝熙平初任城王澄上言竊尋太和之錢孝文
留心創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君子行
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
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
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兖豫之域致使貧人
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臣謂今之太和與

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小大之
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内公
私無壅金史世宗大定十九年以宋大觀錢一當
五用之明太祖實録歳辛丑二月置寳源局於應
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歴代之錢相兼行使成化
元年七月丙辰詔通錢發商稅課程錢鈔中半兼
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
收以便民用世宗實録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
視五城御史閻鄰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
錢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如洪武永樂嘉靖等

寶是也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崇禎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中有銷古錢不用語閣臣劉鴻訓奏今河南山東山西陜西皆用古錢若驟廢於民不便此乃書生之見上曰御言是也以臣所聞歷歷如是大畧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金志謂之自古流行之寶自漢五銖以來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惟王莽一行之而隋時盡銷古錢亦一大變也明天啓以來廣鑄錢局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盡括古錢以充

廢銅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又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綖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爲稍難矣故自古自秦隋而外雖易姓革命而古錢仍舊流通錢亦不壅況於閩處嶺外負山鄰海非同內地聽從民便兼用古錢似屬至便臣昧死謹議

祖父母在妻喪用杖議

陳給諫子敬與父文和公世爲冢適子敬有妻喪

其父母已没獨繼祖母在或問喪服用杖乎予曰然或曰家禮及明律皆言父母在不杖　本朝律文亦然今繼祖母在給諫當承重與父母在同安得用杖曰古人重妻服既爲之杖又爲之練禫同於父在爲母所以報其三年之斬異於他服之齊衰期年者也儀禮注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庶子雖父在亦以杖即位故喪服小記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適子父没即爲妻製杖其母之存亡不論也惟雜記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賈公彦分别言之謂父適婦主喪故

父在不敢爲妻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也蓋杖與不杖顯有差等當杖而不杖是無故貶降其匹耦古人不爲故惟適子父在不爲妻杖其他無不杖者矣自唐增母服爲齊衰三年宋代因之明又加爲斬衰由是母服與父服並重母在爲妻亦不杖家禮及律文咸由斯義也今繼祖母在孫應承重者服雖與父母同然禮律但言父母在不杖不言祖父母在不杖則爲妻製杖夫復何疑曰孫爲祖母承重既與父母不殊杖安得有異曰子爲父母三年正服也以

爲祖父母承重亦三年加服也加服與正服自有
差別矣夫安得盡同且儀禮戴記家禮與明律猶
爲先代之書若大清律則　本朝制書凡爲人臣
者所共守也敢於律文所不載妄增之乎案段成
式酉陽雜俎云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彼
以父服服我我以母服報之足知唐以前母在並
不輟杖則祖父母益可知也曾子問女未廟見而
死壻不杖今給諫德配及事文和公伉儷相莊十
年寧忍同於未廟見之婦曰儒者解禮與刑官引
律多推類比附適孫承重之服旣同於父母則禮

律雖無明文可以義斷若服同而爲妻禫杖有異
毋乃薄於祖母乎曰爲人子孫者情雖無窮制則
有定今家禮明律旣如彼　本朝律文又如此則
遵禮律而行自無可議今一旦去杖是明明貶降
婦服一等祖母之心亦豈有一刻安而反謂薄於
祖母哉或唯唯而退遂書以貽子敬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議

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注
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喪服小記曰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大傳曰庶子不

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三章禮文及注意甚明世之說者多非其義於是聖人所以加隆祖後以尊其父之義反致蒙晦而不通此乃禮家之誤也所謂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以己不後父也故雖始封之諸侯別子之大夫而降其大宗之適不得禰先君故也其繼禰之宗則非例矣說者以其後庶子而不得遂此實禮文所未有也今案先儒著說略有數端戴聖聞人通漢馬融輩主五世之適五世之適是繼高祖之宗也賀循虞喜庾蔚之孔穎達賈公彥輩主四世之適四世之適是繼曾祖

之宗也經明云庶子不云庶子之子明云繼祖不云繼祖之祖父所謂五世四世之適豈經義乎譙周曰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劉智釋疑曰案喪服傳與小記皆云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蓋經云不繼祖者謂此長子不繼祖也非謂庶子也不繼祖與禰者自長子言之爲不繼祖自庶子言之爲不繼禰也庶子非繼禰之宗故不敢以承己之重而爲之極服若夫庶子之適

則固後其父矣彼何所嫌而忍降其子以薄其父乎禮家妄移不繼祖之文加之庶子此其所以誤也至敖繼公引殤小功章而謂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記文爲誤教繼公曰殤小功章云大夫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公之昆弟爲其庶子服與大夫同則爲其適子服亦三年與大夫同明矣公之昆弟不繼祖禰者也而其服乃若是則所謂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誤也是說者不知何所見而敢於違經其謬妄又甚戴賀諸君矣朱子語類荅問者一條其云宗子雖未能立服制自當從古此

主父爲適庶子服而言其服制斬衰條止云父爲適子當爲後者也亦不云繼祖庶子爲適子之服並無明文愚謂禮經此條專主庶子而爲長子三年唯當以繼禰之宗爲斷繼禰而不遂服是禰其祖而不知有父也不繼禰而遂服是不忍其子而不知有父也禮之設豈以訓無父者哉然則五世四世庶子之云者非經義決矣

立孫議

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子世樞爲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

禰也先生即有子而殤殤不立後盍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爲嗣乎予應之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絶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弗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爲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有國者之繼世與士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顧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

宗也夢菴公有子未昏而夭貞孝王孺人服喪哀以歸於顧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瑶公之子於賓瑶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瑶公諸孫洪善冡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唯洪慎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慎生三子矣立世樞爲先生後不亦可乎晉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玄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荀氏頴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爲子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

並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以爲宗緒不絶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必拘常以爲礙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庾純云爲人後者三年或爲子或爲孫若荀太尉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無改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何琦庾純古所稱知禮之君子其言鑿鑿如此惟庾蔚之謂間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

常情準之則必喟然發寤以爲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予故詳論之以告吾母黨云甥徐乾學謹議

孔廟兩廡位次議

提督江南學政侍講李振裕條奏各學文廟兩廡從祀先賢先儒位次紊亂請照時代次序釐正載入　本朝會典永遠遵守得　旨令九卿詹事科道集議御史許三禮又言左丘明及周程張邵朱

六子明季已稱先賢序於公羊高穀梁赤之上濂
洛關閩理學正傳直接孟子不宜與先儒一例命
一併集議以聞某忝佐禮官爲之議曰文廟正殿
之有四配十哲暨兩廡陪祀及門弟子周秦漢唐
以來先儒謂其能翼輔聖道發揮聖經繼往開來
有功於孔氏者也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
先儒蓋歷代紛更久而論定賢者次於聖之稱因
其親受業聖人而號之也揚子曰通天地人之謂
儒孔子亦謂子夏女爲君子儒儒與賢無有軒輕
後之學者不敢專以聖賢許人故曰儒云爾而或

謂左丘明親受業孔子作春秋內外傳故仲尼爲
素王丘明爲素臣難與諸儒一例韓退之謂堯舜
以來之道軻之死不得其傳自周元公崛起於宋
朱晦翁謂直接孟子二程張子廣大精微純粹嚴
密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邵堯夫皇極經世闡明
造化此六子者若得孔子而事之豈獨比肩游夏
直當接武顏曾今以左氏與六子一槩稱曰先儒
而序六子於漢唐諸儒之下其遂無差等乎曰唐
宋以前配從之制尚多疏謬至於嘉靖九年以後
其序尖如宗廟之昭穆然有不容紊亂者矣請得

詳考而備言之自隋以前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至唐高祖武德七年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之太宗貞觀二年從左僕射房玄齡之議別祀周公仍以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並令配享尼父廟堂是時七十二子自顏子而外皆未得從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以配食也高宗永徽元年復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

顏子左氏等從祀顯慶中太尉長孫無忌言貞觀中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今改令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明皇開元八年司業李瓘言四科弟子八人雖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而范甯等皆霑從祀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蓋顏子已配享而卜子夏在二十二人之中故四科止云八人也又言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詔從之至開元二十七年以後七十二賢始得東西列侍矣宋神宗元豐六年始以鄒國公孟子配食於兖國公之次從兖州教授陸長愈禮部郎林希之

請也哲宗元祐五年諫議大夫朱光庭以子思學於曾子著中庸一書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乞詔定子思封爵未果行徽宗大觀二年依通事郎侯孟之請乃詔子思從祀孝宗淳熙三年洪邁言孟子配食與顏子並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乞改正不果度宗咸淳三年御筆大成殿惟顏孟侑食曾思不預尚爲闕典令禮官學官議升曾思侑食並議可升十哲者於是四配之位始定而顓孫升十哲矣至是始祀伯魚於鄆城侯孔忠之次至明世宗嘉靖九年釐正

祀典去前代之封爵四配稱某聖及門弟子稱先賢後賢稱先儒建啓聖祠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配先是王恕曾鐸皆言之與禮官議不合遂已至是大學士張璁引先臣洪邁姚燧熊禾謝鐸程敏政等之議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遂改定今制蓋配者侍坐於夫子不以世次爲先後故孟子可以升於七十子之上從者同祭於兩廡各以世次爲先後故宋儒決不可以升於漢唐諸儒之上也今左氏位次本在公羊高上無論矣以有宋之儒忽躋而升之周人之上謂六子安乎且以其

有功於聖門言之漢儒如伏勝后蒼高堂生諸人
當聖學絶續詩書殘闕之後抱其遺經傳諸後世
茍非是人聖經或幾乎熄矣故曰有漢儒之箋注
而後有宋儒之道學宋儒之不可以先漢唐諸儒
也猶祭川者之必先河而後海也若夫六子者德
崇業廣寥寥千餘年紹承道統雖七十二賢亦或
有所未逮若欲尊六子竟當列於四配十哲之間
今乃升於公羊子之上步叔乘顏噲之下是進退
無所據也然而又有所不可者羅豫章爲李延平
之師而朱子實延平門人朱子之功雖在萬世而

不得延平則授之者何人也以弟子而先於其師是爲逆祀豈所以尊之哉宋邵博之著聞見後錄也其時思曾尚未升配也故其言曰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元豐未詔以孟子配享孔子廟坐於顏子之次師曾子坐席下師子思立廡下豈但行於長者之先哉孟子有神其有自違平生之言必不享矣夫朱子之於豫章延平亦猶孟子之於曾思也升朱子於堂上坐豫章延平於堂下朱子其享之乎故曰置六子於配哲之間又有所不可也均之祭於瞽宗也苟時

代次序一有凌越後來無窮意見各殊或升或降
何時而息邪王褘從祀議有云司馬光於程顥程
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
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六
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
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
蓋元明間之議論皆如此不獨一褘也然而周張
二程朱之從祀始於理宗而淳祐之詔書以周敦
頤張載程顥程頤爲次序未嘗越也邵雍司馬光
之祀始於度宗而咸淳之詔云朱熹所贊已祀其

四尚遺雍先則以二子之得從祀在四子之後故光在二程下而未之正歟要之世次先後乃一定之理無可疑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論世次則仍在其後也立學置奠先聖猶立廟祀太祖無所讓者也然必別祀周公而後夫子得以正位居尊故開元之詔曰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假如合祀唐虞以來數聖人於廟堂夫子且不得居望散之右矣至其稱號則顯慶以前顏子夫子嘗互作先師宣父周公嘗迭爲先聖而今之先聖先師合而定於一尊

不可易也長孫無忌則以卜子夏與公羊高等一
概而稱衆儒李瓘則一槩而稱二十二賢即嘉靖
祀典亦曰後賢稱先儒又可見賢與儒之不甚分
優劣而無庸區別於其間也然則今之爲躋祀之
說者何也曰明弘治中楊廉曾建此議廷臣不可
而止嘉靖中呂懷請以周程張朱系四配之下有
旨切責議遂中寢崇禎十四年帝幸太學以宋儒
六子有功聖門欲於已定位次題稱外特加崇隆
令内閣所司酌議時禮部左侍郎王錫袞等議稱
朱子嘗受業於李侗猶二程之於周子弟子不可

先其師猶子之不可以先父若進熹於侗之上先
賢必有不安者當時儒臣雖親奉詔旨尚其難其
愼如此見於史館邸抄者也明年右侍郎蔣德璟
請改題木主尊稱先賢獨世次相序遵行已久先
賢名號已别不必以先後爲軒輊願仍舊章爲便
時朝命督趣甚急禮官持之又久德璟不得已遂
還就其辭奉旨報可此見於蔣公敬日草而談遷
國榷諸書云十五年四月更定位次搜檢邸抄未
得確據不知果於何時更定即談遷論斷亦云漢
人訓詁經傳賴以不墜宋儒超而躐之時有後先

未可誣也搢紳之篤論與草野之私言講若畫一是非昭然矣且躋祀惟國學爲然闕里廟堂順天府學及天下府州縣學如故也自宋迄明五百年未之有易崇禎季歲國事如沸羹乃違盈廷之論爲越禮之舉此衰晚之事曾何足云

聖明在御一代典章務求至當今日釐正冑監之位次一反掌之易若欲改天下府州縣學宮之位次窮鄉下邑之士必有驚駭惶惑者君子則古昔稱先王凡犧尊鉶簋之數牲牢菹醢榛栗之物皆師古制不宜以意爲擬議況於兩廡坐位舍奠釋

策觀瞻之地豈可輒爲變遷苟從明季之說倒施
易置是反獲罪於六子矣此區區之所不敢出也
若夫東西兩廡自嘉靖以來議改議黜議增止就
本廡升遷未及通計兩廡以致紊亂失序是在有
司案圖釐正而已謹議

駁曾子固公族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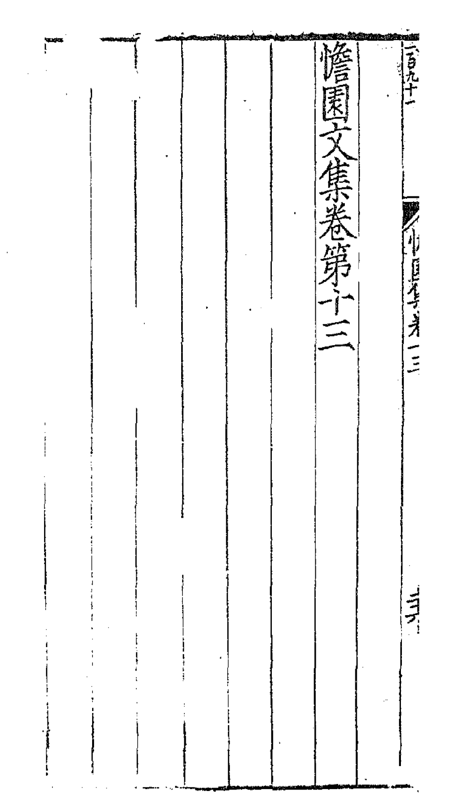
曾鞏作公族議謂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當
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不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
爲廣親親之法其言非不考據經傳也然而泥於
古矣古之封建井田相爲表裏制祿以養君子分

田以養小人則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衆皆有天下者爲之謀其衣食使獲其所非直同姓之親也封建井田俱廢而天下之人皆自謀其衣食矣顧使同姓無服之親坐而衣租食稅可以謂之至公乎故祖宗親盡則祧子孫服盡戚單祖遷於上宗變於下袒免而外親屬竭矣其入官之塗謀生之事同於庶姓或勞心或勞力亦情理之常不爲少也以天下之地養天下之人而加恩於同姓不謂之私以天下之人終歲勤動輸其租稅奉一子而加恩於同姓至於袒免以外而不爲之節

百世之久天潢玉牒之繇使皆仰給縣官論財
不可爲繼而幣費億兆之人以奉其私親論理
不得其平非聖人無所利於天下之心也且古
聖人之於民也既有以養之必有以教之其材既
成而後官之然猶必先任之以事而後命之以爵
也記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皇周
親以至袒免之親無問賢不肖予官有差已非古
矣況袒免以外之親乎夫子孫之計人所同也諸
爲王公者人懷子孫仰給縣官之意則驕奢淫佚
無復以餘財貽其子孫人可不由學問而得官則

膏粱之性能自刻厲者亦鮮矣如輩之言則是以姑息之愛愛之而非爲之計長久安全之道也載考馬端臨之言曰宋制皇子之爲王者封爵僅止其身子孫無問適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衛官廉車節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歷任年深德齒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授則不襲也又曰案蔡元道祖宗官制舊典稱皇子生周晬命名初除美軍節度使兩遇大祀移鎮再遇封國公出閤拜使相封郡王納夫人建外第方除兩鎮封王然則王子雖所必王然其遷轉

亦有次第不遽封也陳止齋之言曰乾德二年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貴州屬廣西下州防禦使從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儲君副主猶云士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先王於家人不憚自貶損如此蓋教道行矣出閤封王後世之夸心蓺祖起百世之後獨追古意自王禮殺而爲防禦使非聖人能之乎由二子之所述觀之宋祖制之善如此不特熙寧之詔爲然而曾鞏之見爲不若馬端臨陳止齋也



憺園文集卷第十三